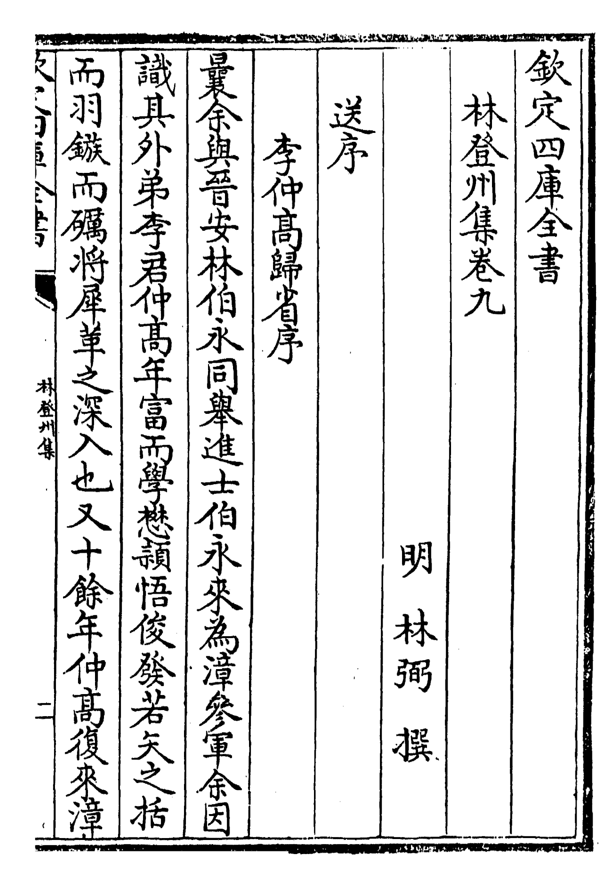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集部



林登州集卷九

明　林弼　撰

送序

李仲高歸省序

曩余與晉安林伯永同舉進士伯永來為漳參軍余因識其外弟李君仲高年富而學懋頴悟俊發若矢之括而羽鏃而礪將犀革之深入也又十餘年仲高復來漳

學積而文著閎衍超卓若車之良御駕良駟而康莊之迅馳也余固知其材之適用宜為有司之薦矣既而郡庠禮延以訓諸生部使者廉舉以列教職余又喜有司之公明而無負於仲高之材矣夫學莫重乎德文莫重於行予聞仲高伯氏僑死於漳仲高匍匐以來道梗喪不能歸買舟泛海間關得達人服其義今茲捧檄歸省喜動顔色非為仕屈乃為親屈也其孝蓋並稱矣陽亢宗曰學為忠與孝黄魯直曰文以忠信孝友為本豈

不以德行實有重於學與文與仲高孝友施於家者若此使得守官而達政則移於忠者將有本於益大矣仲高勗諸

送葉教諭歸建序

古之所謂君子者不厚已以競名不薄人以計利蓋其在内者重而在外者輕也内者重故難進外者輕故易退禮義之道在是矣建安葉君克明兩以春秋試有司不售樗菴鄭公廉問建邵興堂選得士薦十人克明與

焉獲註長泰邑教且上曰是雞肋耳何競也至則代者先矣曰是錐刀耳吾所學者禮義而已禮義以為進退得不得命也聖人之教豈欺我哉浩然東歸無介辭色嗟夫世日下矣風日漓矣寧復有斯人哉小夫賤人簞食豆羮沾沾自吝不讓也不知已之可厚不知人之可薄而惟知禮義之可尚寧復有斯人哉故余於君之歸書此以為願學君子諗

送吳彥文使旋序

古者鄰國有交聘之禮所以講信修睦同奬王室雖大邦之於小國亦一往一復不廢其常矧方伯連帥之相與者乎聘使以一介行李將其辭命往來者疆埸之間應對之善否彼此之與貳繇焉非習禮能言之士鮮有不辱其命而墮其職者也維揚吳君彥文以令浙省平章政事朱公之命來聘閩省右轄羅公於位為方伯連帥於禮為講信修睦於義為同奬王室則其聘非徒為越境私交而已余始見其貌恭而氣和言從而禮度意

其本於學也久在寓館恒接論吐知其舊學於景忠陳
先生信乎專對之無愧繇於窮經以致用也今年夏聞
大兵渡江南征西潮方助糧餉中夜起舞思效尺寸即
命舟涉海東歸以有為之才而知急於當為之義彥文
亦可謂傑士矣中興有日尚努力以樹勳庸余將拭目
君之䟦䟦也彥文戒行縉紳咸贈以言來徵予序故書
此于首簡

送太守陳侯使歸序

士君子欲自見於世者夫亦眎其所際而據吾所藴焉耳是故時之泰也則詩書禮樂周旋唯諾而文事以修時之否也則甲兵師旅折衝禦侮而武備以飭孔子曰有文事必有武備武備必有文事士之用也舍是二者將無以為具矣若漳守陳侯希良其殆無慊於此者乎侯以世功襲職泉翼千夫長當承平盛際文恬武嬉兵寢不用侯日與一二縉紳論文賦詩講道議政凡國制治體民情吏習靡不孰考而周悉會所在盜起侯屢策

靖亂功陞漳州新軍萬戶行省臣以侯明於政理檄攝漳守薦於朝乞改文職制授廣東宣慰副使未上復留守漳郡府副分垣黠民或怙勢凌其上侯曰此不可長每抑治無貸事有當言委曲白上官參伍情法不以威聾利怵鄰郡寇橫侯承分垣命率師討之請曰橫者一二耳餘皆善良願無多殺以禍非辜濵危蹈無懼色屢凱捷無驕容既再臨郡民信愈篤吏服愈誠雖或科徵調發急應非常民侯焉是賴得免病苦既去百姓遮道

齋洛涕洟若慕父母屯兵亂攻漳城既敗而逸省臣謂侯素信漳民遣諭其黨於海上降之民無餘禍夫政之所施在承平則易於著效常法之守也在艱屯則難於立功權變之務也侯以講學之素閲歴之練文足以處常武足以處變故任民社則紀綱舉之御軍旅則紀律明之以賢將帥而為賢師帥傳稱良將有曰悅禮樂敦詩書者矣史稱循良有曰化刀劍買牛犢者矣文武並用以彼較此亦何讓乎漳大夫士述民去思之情以為

詩以碁常杰郡幕知侯為詳屬序焉

聶簡較北上序

人情易於履夷而難於涉險知險之不可涉而履涉不避必欲遂吾忠義之願而後已非其志確乎不可奪其氣充乎不可撓鮮不於事變之一再而挫屻矣况於屢而愈勵哉紅賊陷江西豐城失守聶氏義起鄉兵復其地賊仇之併力攻聶氏闔門死焉子浩初君偶免於難十八年起兵再復豐城二十年以經畧使者之檄单騎

入賊諭其渠帥使降賊怒而義之不忍加害拘縻數月不遣江東軍攻江西敗之遂得間行歸二十二年復入賊境宣布詔旨二十三年又至誘賊别黨降之夫虎之能啞水之能溺雖愚騃童稚猶知之浩初君非不知虎穴之不可探淵水之不可馮也顧忠義激於心不暇於身謀也浩初以功再轉為西省簡較官今年承省檄白事中書萬里涉海無難色嗟夫白刃可蹈懦者或撓膚於芒刺九折可馳怯者或蹐足於堂廡浩初以忠義為

心故能以夷視險雖白刃之利九折之峻無足畏者芒刺堂廡云乎哉予嘉浩初忠義之士故於其行序此以壯之

馬翰林易之使歸序

國朝敬禮明神凡岳鎮海瀆之祀必選清望文臣以代行重其事也盖牲牢祝幣禮秩有嚴非文臣不能知不知則不肅不肅則無以假神之靈集民之福而副德意之美雖祀猶不祀也矧事神凡以為民則夫使者之出

神與民當交致其力也下焉閭閻疾苦之當知上焉吾
君聰明之當裨其於廣詢博訪蓋汲汲焉惟恐一有不
至以負使之職也非文臣之賢又烏足以稱是哉焉君
易之自弱冠知名胄監中為詩有法善以長篇述事誠
所謂詩史者中歳隠四明山朝廷以翰林編修官起
之至正甲辰天子以天下多故懼嶽鎮海瀆之祀久曠
厥典遣使函香四出代致其敬君實銜命祀南鎮南嶽
南海南鎮禮既成遂道甌閩以達海嶽比至漳閩廣南

多蹔未進適分省右丞羅公新建南嶽廟成有司請諏日具牲幣既新廟望祀既而海寇亦破捷書至論者謂明神之靈默有竒契疆境之復當在此日矣夫三祀禮亦重矣朝廷不它使遣而以命君者豈不以公久寓江南習其士俗民瘼吏獘可以一歷而周知之令易之君不惟采民謡以觀風又能述民風以為詩蓋將以備清問之對國史之録如楓亭女等篇使人痛哭流涕者也宣室前席之問予知不徒在於鬼神君幸以是詩再拜

奉大對南民蘇息當自兹始故於其使歸書此以為序

送吕志文歸閩序

士有志而能不以流俗易其素斯君子之所與也孟軻氏曰士尚志在仁義蓋已之所尚者有定向則雖窮達豐約交於前利害休戚戰於中其于去就取舍之際一以仁義為本故能不受變於流俗以成其志若吕志文氏亦庶幾能學而守乎此者也曩予以章句為童子師志文年十四五嘗從余游玉潔蘭秀動遵禮度與論事

理輙解余固知其所之之正矣軍興十年餘仕者多以武功進援行伍而登廟堂列郡縣者肩相摩踵相接也有力援者雖身不汗馬附名功籍亦得美官志文則曰獲真盜而得官未為害獲而非真是殺無罪非仁也詭功罔上取非其有非義也退然在諸生中不俛倖於力援部使者有知志文者以茂才薦來貳漳學他日謂余曰忝辱先生之教不能自勉以成進修之功惟知持初志而不敢渝耳非不知武功之速成文學之難自拔也

愧蹈流俗之弊背以負聖賢之明訓故寧守冷官而不知自恤也夫士志道德功名富貴不知累焉志文知以仁義為尚宜其取舍之明去就之潔也志文教成東歸來求予言故述君子之所以與志文者以為序

代贈唐大年歸姑孰序

洪武戊申夏予被旨錫印閩衛漳南唐君大年適令龍溪縣附郭事劇大年剸理有術暇裕而無擾予固知其達政之要矣既而代者至大年欣然曰吾願遂矣予怪

而問之曰曰某家姑孰父母年皆及耄而不肖與弟永年猥以微名留滯閩中髮種種矣思一見父母而道路隔絶邈不可即白雲之望鱸鱠之思惕然於秋風中亦既屢矣今茲江閩率附道路無梗使不肖兄弟得拜鶴髮於堂下斯實惟新朝之賜也因泣下霑襟有司知君之賢留攝邑之不可則薦於朝得乘傳以行來告别且請予言夫君子樂三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實願之豈不以其係於天而不可必得歟當雲雷遘屯兵戈滿地

人得遂其生聚而父母兄弟之無恙者十不一二見也而唐君八袠二親兄弟五人相隔於數千里外凡歷數十寒暑一旦得以復遂其孝友之樂其視俱存無故之常者抑又相萬不侔矣得非唐氏積之厚而造物者之於善人其報施為特異歟漢制舉賢先孝廉書曰孝友克施有政君之所施蓋有徵矣余聞君令龍溪冦發圍郡城君出奇破强請廩贍之而城以全軍興供億無匱而民不知勞蓋為政之要設施之熟雖古賢令不能過

也有司之舉於是為得人矣故於其歸序此以贈

送實菴師使歸序

上臨御之元年制若曰自昔有國家者莫不參用宗乘翊賛皇慶蓋其以善導世實於政化為有助也乃錫號開吉曇公為大禪師賜印章視三品俾總僧之政仍名其所治曰善世院云以閩南八郡新入職方寺刹衆而金穀之數猥多擇其可使使行八郡遴其有才行可主教席者以其名聞而金穀之入亦藉之焉於是實菴師

奉檄以來周歷博訪必核其實不苟不疎叢林肅然宗
風為之一振星軺措漳過余梅雪齋中神清而氣完語
圓而意足蓋有得於色相心境之外者聞出莆泉諸僧
贈詩示予請序首簡昔者詩人之言為歌謠之風為頌
美之詞贈詩固主於頌美然而叢林詠歌之言亦可見
釋氏風化一淳一漓之故矣師能兼採民風之謠而攷
夫善惡之實歸朝伊邇或奉大對而以是陳之斯為無
愧於使而所以善斯世者將彼此之交盡矣幸毋以出

位而自諉也

送同安丞劉君赴閩省序

洪武二年夏制命中書參知政事蔡公哲行省福建以殿南服掾屬得自選辟於是置屬司之所宜有者擇諸邑貳佐之賢攝其官檄下泉郡以同安丞劉君士楨應其選邑之父老聞之群詣府控以請曰吾丞賢丞也吾儕小人實賴以生省屬雖急掄賢百里之寄獨王事而忍不為民社乎皆叩頭泣下守撫遣之民固請弗去然

業以選君不可中改君遂行博陵林弼走送於萬安江上酌之酒而言曰丈夫生世所貴有立君惠民而下信善職而上聞立於此而孚於彼人心之公不容偽為也省屬雖卑事繁八郡君雖百里借將為八郡賀矣幸終始心乎民異日踐華要職愈大而惠愈廣矣俾夫倒懸之民均慰其心是又余之深望也士楨作曰敢不蚤夜以思以毋忘子之誨言士楨大族世官其丞同安屬新附初遁兵亂君喻以福禍盜不忍害既殲盜白大將毋

廷非辜凡有徵會能因人心從士俗事率先集故民慕而愛之上官器而薦之皆其情云

送李本仁特告歸覲序

今上臨御之年疆宇既一薄海悉庭乃鋭意求賢布列中外以謂文經武緯皆古之規也文治之興賢實其具明詔屢下禮羅益張於是裸將之膚敏巗穴之棲遁咸廸簡明以任官守稽禮象樂治化翕然矣四明李君本仁始以議禮徵至京師復被選纂修元史會今中書右

丞楊公行省山西君用薦為照磨官山西兵發餽䬾道萬里而母年逾八衮矣人或難之君則曰王事也我其敢辭焉而得命未必吾母之樂聞也到官數月以使事來即以歸養請宰臣方議擢君清要而重違其情予告暫歸君則曰得一慰倚門之望亦上之人之賜也大夫士走送都門外各賦詩以華其歸而勉其來博陵林弼作而曰士之所重惟忠與孝故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詩人必察而述之君不以一命為庳而惟知王事之當勞

太行九折之險弗憚於一荐歷王導叱馭之心也今茲持上賜金帛以奉其親以侈其君之恩綵服登堂歡悦怡愉考叔舍肉之意也夫求忠臣必孝子之門有若君者固足副宵旰之思矣揚聲振節克大厥施以鳴國家之盛尚拭目以俟也羣公請書予言為詩之序遂不敢遜

送羅伯啓之官夔州序

今之仕者多起自草野雖文藝間有可稱然類非涉歷

練達之士故其蒞政也昧於設施之術緩急之宜一或擠以重難則色喪而氣沮剛者過暴而民殘柔者過懦而事廢其能稱厥職者葢千伯之什一也若豐城羅君伯啓則不然君自弱冠已登仕版其於軍旅錢穀禮樂刑政罔不周慮而歷踐之逮入聖朝隱約田里閒若無意於世者郷黍令其邑知其通而有守欲薦之於朝已而江西都指揮使宋公辟為司印及考授忻州判官尋丁內艱既終制有司起之復判夔州來言别曰願有以

教也噫以君之知學達政尚奚待於予言哉夫夔為川蜀要衝民自被兵以來困斃日甚政之所孚貴在綏撫伯啓涉歷之熟練達之明其於設施之術緩急之宜固有成算矣雖重而難者不足為君慮也公餘訪子雲故宅履八陣舊跡浩歌子美書懐之詩吾知其感慨於前修者益有以黽勉於事功也政聲上聞獲書最考予於伯啓望焉故於其行書此以為贈

林登州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林登州集卷十

明 林弼 撰

送序

送張玄畧之夷陵校官序

元世吾閩以儒業顯者固不乏人然延平張氏實啓而先之張氏升以童子入胄監遂敭歷中外官至儒學提舉子玄畧習家學益演迤而宏廓之治舉子業值元季

不復求售有司隱約山野閒晉寧魏先生文憲文學偉士也知玄畧之賢遂妻以女玄畧以提舉公死節江西僑居者久之余令豐城與玄畧數相見既而玄畧奉櫬歸葬別去且十年思欲一聚首而不可得今年秋玄畧以有司之薦來京師予忝職儀曹獲道舊故甚驩上方注意學校造成人材銓曹以玄畧明經學遂以為夷陵學正玄畧來別曰願有言以告我也噫予何言哉君學積於己而淑於人舉而措之固無難者予何言哉昔陽

城以忠孝教諸生後世稱其知本玄畧傳家忠孝固所謂身教者矣諸生之取則孰有大於此者哉夷陵歐陽文忠公嘗為令以過化之學之行而勵後進則它日文風之盛將稱夷陵矣予與魏公篤忘年之交而提舉公素所景慕者故於玄畧之行喜而序之庶幾朋友規益之誼也

送袁時習之沔陽學正序

學正教職也師道之立人材之成繫焉蓋職教得其人

則師道立矣師道立則人材之成易矣非其人則反是古之教人者有小學焉六藝之文洒掃應對進退之節是已有大學焉窮理正心修己治人是已小學學其事大學學其理而措於事今之為教蓋兼之矣有經學焉有射學律學焉有書學算學焉日書而月課之季呈而歲攷之稍成則登于成均一或有需則拔而甲之用之急則成之必速也成之速則造就之必勤也職教者可不加之意乎然則教職雖易而實難四明袁君時習宋

正獻公㷊之諸孫也父石隱先生璉嘗立義塾以教其族及里之子弟篤學實踐鄉人化之時習於家學泝源而行委者也今年秋以明經舉授沔陽學正見予於禮部恂恂然禮甚度也氣甚和也予竊言曰是可稱教職而立師道矣人材之成其無負於朝廷之所注意者乎噫室必成於梓匠車必成於輪輿以其藝之精而業之專在是也時習尚精爾藝專爾業以舉爾職庶乎學之克施而後進之知所勵也時習作曰諸大夫士方以道

之所經分題賦詩以為蒙也贈請書先生之言以為序

送祝李清歸省序

三衢祝季清為國子之二年以歸省告循故事也國學為白禮部予忝幕職見其來牘則嘆曰昔在有唐之世成均之教亦云舉矣然諸生歸省之無其制必待陽城為司業然後行之城既行之猶有三年不歸而被斥者于以見聖天子孝治之盛軼乎有唐之君而今日人心士習有非唐世之所能及也且古者三物之教六德為

首六行次之六藝又次之先德行者本也後文藝者末也矧夫孝實德行之本也歟今苟不以尚行為本而惟文藝是趨則失其為學之要矣故二載之上許令歸省著為定制使夫知盡為人子則知盡為人臣也季清思定省溫凊之曠節甘旨滫瀡之闕養即告以歸盖不待司業諄諄之誨而後能也綵衣趨堂春酒介壽親朋閭里之畢集其為樂盖可想矣天子需賢若渴而於國子尤注意焉季清調膳之暇其速歸館以待寵擢柯山之

游慎勿久留於觀奕也

送蔡孔昭再令上饒序

國家以九等考庶官之績考上中者皆俾復職蓋用漢守令久任法也夫任久則民信民信則政洽政洽則職舉矣於考績其庶幾乎吾友蔡孔昭曩以有司之薦為儀封丞陞上饒令上饒為廣信附郭縣當往來孔道徵需之繁力役之頻牒訴送迎之勞視它邑為最劇孔昭以退然一儒生處之不大聲色不事苛刻而令亦行事

亦集郡上其考中今年冬入覲既考復職上饒故事復職官賜宴於禮部孔昭來言曰某昔辱先生之教今宰百里愧無善政叨沐恩寵亦云厚矣願先生賜一言庶以為規夫政貴有恒始勤而終怠則事廢矣先寬而後猛則民怨矣子之再令亦惟以昔之所施者施之不矯情求異惟循其常而加慎焉則民安子之政如一日也余歷職郡縣所自勉者不過若是故為子言之未知然乎否也

送吴起潛歸養序

吴起潛氏泉出也洪武八年秋有旨徵郡縣學弟子員能通一經者進胄監起潛中選來京師在館逾年以親老無它昆弟乞歸養胄監允其請給事中林君廷綱謂予曰起潛亦能子矣今之言歸先生幸有言以贈之庶幾鄉里之誼也肆惟聖明龍興禮羅賢俊列于庶職草野不遺而於胄監尤加之意蓋以茂才之在是也故凡國子多不次陞擢或任方面或司風紀或位朝著咸自

奮勵思有以設施於時補報於上在館之士朝夕待用猶望鴻鵠而援弓繳其心已躍如矣而起潛泊然無進取意惟念親之不寘葢以親重於仕而學莫先於此也故惓惓焉以歸侍告雖拖朱曳紫戲綵之歡不易也累茵列鼎調膳之樂不移也嗟夫若起潛者可不謂之孝子哉予忝寸禄而親去我矣起潛之歸而親逮養雖未得禄猶足樂也筍江之魚泉山之酒吾知足為甘旨之奉矣它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舍起潛將奚適哉予嘉

起潛厚於事親而薄於禄仕也故於其歸序以送之

送董文昭教浦城序

自洛學既南蔽國朱文公集諸儒之大成道學之明炳如日星矣真文忠公雖後出而能發明朱子之學若讀書記大學衍義諸書至今為學者所宗為有國所崇方之孟氏明夫子之道蓋世雖異而事畧同焉建之浦城實文忠之故里也文忠公之學家傳人誦非一日矣故論道南之淵源則始於劒而盛於建而浦城又建之一

理寔也皇上重於育才於學官必慎擇焉吏部既試其才必覆試于禮部以觀其學然後授以教職蓋以師道之在是而模範之必正也予友董文昭種學積文亦既有年今年冬以有司之薦來京師禮部試其文吏部上之遂以為浦城教諭予忝禮曹因其來别告之曰文公先生昔守吾漳北溪陳先生安卿實得其傳文公晚歲四方弟子益進公倦於講説惟使質於安卿公但首肯而已文昭生北溪先生之里而游文公之鄉教文忠公

之邑益當思所為教以無愧於前修以無負於皇上至意庶乎人材可成而教職可稱也勗之哉

蘇郡倅王君復職序

今天下劇郡姑蘇實稱最焉官於是者非明敏練達之士則事廢而職曠職曠則身危矣故官難其人而為其官者恒病其職之難稱也王君文質倅其郡閲一考矣故事當入覲文質至京師吏部書其考上既而賜宴禮部遂復職焉余嘗考殿最之法唐世已詳然郡縣之廣

劇不能移於簡難不能移於易自今論之錢穀之徵造作之需牒訟之造南北之簡劇相倍蓰焉而南郡之簡劇亦有相什伯焉官之材有優劣處於簡劇也有難易而惟以稱不稱第其髙下則北之稱者必不稱於南而南之不稱皆北之稱者也殿最者果於是而可定乎矧夫蘇郡又南職之最難稱者乎王君不以職之難而克稱之繇一考而至三考皆舉此而措之夫何難能乎哉倅以佐守者也為佐能足守獨不能是耶文質循兹以

往吾知無難為之官無難處之事故於其歸書此以送之

送翁毅弘歸省序

成均為首善之地而儲材以待用焉斯天子之所重而天下之所觀法者也郡縣學弟子員能通一經達一藝者即貢成均未數歲吏部試其學即官之上以其速成未足為達士也於是選有學能文者四十三人命博士專教之期以學博才宏而成其器之大今年春有旨俾

各歸省人賜衣二襲楮幣若干緡又賜其父母人二縑奉以來者月有給焉於是諸生咸相激厲以為天子之恩賜侈矣作養之意深矣吾徒可不知所以自力以真儒自期以補報為念哉清源翁毅弘入為國子將二年矣在倫輩中嶄然見頭角首預兹選至是得告來言别曰某辱與先生同為閩人今焉歸省吾親先生幸賜一言庶為鄉里之光也噫士之為學必志真儒國家以是望子而子亦以是而自勉矣予復何言哉傳曰夫學則

殖不學將落子年富力强能殖其學他日躋仕中外文足以潤色於鴻業政足以裨益於盛治則有以副聖天子之至望而顯於親者不徒今日之榮為已足也朂之哉

送陳一原復職聊城序

余昔過聊城愛其民俗之厚官事之簡則歎曰太公之風孟子之化猶有存者歟鄒衍淳于髡說辯之習亦既息矣乎魯仲連之重義不取猶有勵於後世也歟他日

余友陳一原簿其邑秩滿入覲詢其民俗則視昔澆矣詢其官事則視昔劇矣蓋重兵駐其地則供需為難邑負郭而當孔道則應接為煩民貧而事不時習則大府之譴呵日至簿之職亦不易稱矣公務旁午一原一以平易剖決之若層冰春釋渙然而無壅若大斧斫木盤根錯節應刃而解繇是大府書以上考沿檄至吏部允之錫宴南宮復職北還予忝儀曹因其來别而言曰昔者聖人委吏乘田猶屑為之惟思其職之稱云爾子之

職稱矣今復其職毋易爾心改爾政民安子於前豈不安子於後乎敬以持之誠以孚之則雖久而民愈信而事愈集矣君晉安人宋侍御史某之後領洪武五年鄉薦同年皆職近侍臺憲一原以親老辭八年復起為今職云

送林紀夫職教龍溪序

予去家十餘年親友多零落老者皆為土中人壯者老而少者壯矣雖一二來見目予老醜率瞪視移時然後

一笑人生聚散不常歲月易邁此古人所以與離羣索居之歎也今年春友生林純夫用薦來京師見予於儀曹年已壯修容而豐髯禮度而氣和則為之喜曰是殆無凡近之習而可進於高明矣既而吏部試以經學俾職教龍溪龍溪純夫之鄉邑也校官諸生之望法也一言一行不循乎理則長者有議而後進必厭於心蓋道立則教立範正則器正漳雖介海濵然晦庵朱文公實過化焉北溪陳先生安卿東湖王先生子合皆其高第

弟子道學之傳一脉不墜其教人之法具有成訓子能興而行之則諸生之成材也可卜矣國家選材先實行而後文辭子知所重則教職之稱何難焉子老矣倘遂乞身歸里之頋尚能與子尚論聖賢道德以續夫二先生之緒毋謂今人不可齊古人也誰謂華高企其齊而純夫其勗諸

送程仕貴歸省序

上臨御之十年有旨國子嘗被差遣者中書試其業官

之令各歸省然後之官臨漳程仕貴方分教宿州以無
他兄弟乞歸養有司謂在令甲父母年七十許一子侍
老而仕貴親年未及弗允仕貴再以歸省請允之仕貴
喜動顔色以為雖未得請而暫得歸覲一承親顔亦上
人之賜也其友洪朝宗氏來言於余曰仕貴里生也嘗
受學於尊公三谿先生今兹有行盍亦有言以華其歸
乎於戲天經地義民行則之孝實百行之本也孝行於
家則忠移於國仁推於民愛及於物誠獲於上信孚於

下皆是道也仕貴學古以入官方將見於設施報國必思所以忠撫民必思所以仁也澤民必思所以愛也上有所統也必思所以獲其心下有所臨也必思所以孚其情是豈有待於他求哉亦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今日不遺其親即他日之不後其君也涖政臨民既行其學親及期頤然後歸侍吾知仕貴請雖未允於前而終允於後矣忠孝之骨盡德業之交修余於仕貴望之予非無仕貴之思也而風木之感無窮之痛有不忍言者

視仕貴歸省之樂其歎慕當何如耶仕貴第為我問故山梅竹還無恙否倘沐聖恩獲賜骸骨尚得盤桓於三逕也

送韓君子煜之官海門序

洪武丁巳春弼再奉旨與禮部員外郎吳伯宗順慶府照磨韓君子煜同使安南越四月至其國其王煒郊迎璽書至宮北面拜跪受上賜如禮遣貢方物奉表陳謝瀕行煒遣陪臣持黃金若干兩為贈弼與二君峻辭卻

之子煜曰嫌疑必慎亟取紙筆俾臣具狀領回復語其執政以郤之之故要在上不失聖朝之體下不失遠人之心萬里瘴鄉山川險惡而吾三人同心一力以事王事行則方舟聯轡寢則共室對床相聚之殷而相與之厚未嘗一事之或違一言之或戾也既復命當路以韓君為能超遷海門令予與吳君送之龍江之滸酌之酒而告之曰郡縣選材慎重至矣有地百里有民萬室利病得興而除之强弱得抑而扶之亦足以行其志矣君

自弱冠登仕版已籍有聲稱今茲作邑譬猶駕輶車就熟路不待王良造父之御一日之間迅馳千里有不足言矣海濵之民雖習頑獷可以義化又地居畿輔政聲之達易於上聞吾知子煜入為朝著之羽儀也必矣諸大夫士贈詩凡若干首遂書余言以為序

送史子玄之忻城丞序

餘杭史君子玄僑吾閩二十餘年矣其所與游者皆清介茂拔之士弼雖樸鈍亦忝定交焉知其博學多藝能

樂恬淡而厭紛華也洪武己酉弼被旨徵至京師叨職銓曹補外任與子玄則别且十載四方之士或被徵薦雖巖穴草野不遺也有若子玄之賢而有司不之舉予竊惑焉今年春或有言子玄于朝者有司懼獲蔽賢之譴即遣計吏偕以來吏部試其文上御華蓋殿親賜問焉已而授慶遠之忻城丞來告别曰願有言也予謂士拔草萊即擢郡縣亦云重矣子玄優學達政以所緼之素見於設施必能無愧於其職矣忻城邑小而地僻民

雜猺獠政貴撫循子玄苟不鄙夷其民道之以禮樂之教將見化頑獷為良善轉呻吟為謳歌百里之内翕然安集則下之有以行其學上之有以副聖天子之德意矣弼聞朋友之義貴相規益故於君之行序此言以為贈

林登州集卷十

林登州集卷十一

明 林弼 撰

送序

送羅宗禮之官陝西序

士之適世用者曰儒術吏事然必相須也吏本於儒則事以理斷而無深忌之心儒飾乎吏則事以律裁而無迂僻之患禹臯稷契伊傅周召都俞吁咈朝堂之上謨

謀輔翼於君之左右其所學所施謂之儒可也謂之吏亦可也奚有差殊乎哉後世歧儒吏為二途故於儒則以章句固滞誚之於吏則以刀筆筐篋鄙之吏者曰彼儒者也不知吏事於剸繁治劇無補也儒者曰彼吏者也不知儒術於政之大體無識也嗚呼儒吏之相軋也久矣求其適於用者亦難其人矣抑亦先儒而後吏體儒而用吏庶為通濟之士無適而不可也卣固不可以為罍豆固不可以為俎盤杅几杖不可以為鼎釜刀劒

用各有宜也通濟之士則不然事之當以律裁者則守其律不可以律裁者則以理斷若權之稱物低昂屢變也若鑑之照物妍媸隨應也夫是之謂適用者也夫是之謂相須者也予於衆得數人焉若羅君宗禮其一也宗禮世以儒業鳴其祖若父若諸父咸以詩文名於近代君少習父祖之訓於學知所用力元世仕之途非儒即吏君於是從逕而折擇焉為吏若干年從軍者太半洎入本朝為指揮吏為行省掾事積于案君從容一言

剖之律合而理不違上官器之既而以他事黜而能聲益聞於是以兵部都吏為中書掾尋進大掾今年冬出為陝西都事或曰何卑也君曰幕官知職可矣何崇卑之計也嗟夫材者天之賦人之習也不習者天不賦者也君今所賦之美而加所習之勤蓋無往而不適於用也君年方富而儒術吏事兼有之其業之所成者固未敢以涯涘窺也於其行姑序此以送之

送韓繼學之官瑞州序

韓君繼學為中書禮曹掾某忝職禮部與君實同事焉每遇事必同白丞相裁允而後施行君小心畏慎日條録而校識之事如期集未嘗或怠廢也其承上也無謟容其接下也無傲色今年冬出為瑞州經歴來言别余嘗宦游大江之西知其俗好嚚訟而造作徵需無虚日府配諸縣或不集則咎歸府而幕官首任其責也而經歴又總任其咎者也故職之難者莫如幕職而幕職之難者又莫若經歴蓋幕職之貳者猶可以他事諉而幕

長不容諉也雖然江西為府十有三而瑞州屬縣三視他郡則民寡而事簡以繼學之廉勤慎事不立異於内不徼名於外吾知其事易集而政易成也文牘期會之常固繼學之所習而上相有以試之矣才以施之於人行以守之於已君蓋優於是也諺曰任輕於所重者其功倍吾於繼學亦云

送蔡郡萬僉憲引年歸里序

蔡郡萬公克明仕元世已踐清顯逮入聖朝以才諝聞

于上即廸簡來京師臺憲方慎擇人僉謂公明法練事克稱是職遂授山西提刑按察僉事再轉陝西後復轉江西廉車所至不以察為明以苛為能以鋤擊為名而一揚一抑一臧一否舉得其當無所遁其情焉某倅饒日公再至郡嘗從容謂某曰子歷有司必明刑達政都府之事賴子以集尚其勉諸又曰學校育才上所注意子儒者母以非職而課程諸生心弗力也未幾某以他事去官而公亦議失當謫居江浦去年冬有㫖徵還吏

部别授某亦在列公見當路即自陳疾憊弗任引年乞休致主者以聞上可之公遂歸謝嗚呼世之志富貴者汲汲焉以趨競為心得一資半級則揚揚焉為榮惟恐失之公年未老力未衰一旦毅然謝退人固惜其才之不究於用也夫孰知公之心寵榮聲利泊然無營一進一退惟義所在乎公歸蔡某水某丘尋釣游之舊有美可茹有鮮可食進不慕鳴鵉之績退不興牽犬之歎優游以終餘年其樂者未淉央也某老矣倘脱塵網將青

鞋布襪從公於松泉竹石之濵公許之否乎

送國子朱士文歸省序

吴郡朱士文繇縣學弟子員入成均為國子上方尚文治國子多不次擢用或一再選即任方面司風紀六館之士朝夕待用學多不力士文自念學業未成而大父母父母皆在堂仕則廢學而棄親遠留館以卒業庶得時歸者以慰親心也今年秋請告于國學國學白於禮部允其請士文即治行告别于師若友給事中丘君功近

來言於某曰士文行有日贈之詩者已積卷軸敢求先生一言以序其首噫士文之學其知本也歟夫安於小成者必不能勝重任而為遠器何者其所就者淺故其所用者狹也彼夫躁進而不知其非取高爵而不知其才之弗任揚揚大言曰我能為是我能為是吾將成事功於國也吾將大顯揚於親也曾幾何時或以罷愞黜或以貪墨刑負國而辱親者比比焉斯固士文之所見也吾知其視以為戒而無慕羨之心矣士文其尚益勉

忠孝之學以為設施之地成光明俊偉之業以無負於
國光顯於親吾將於子焉卜之也

送王德常守韶州序

國朝慎選郡守凡京官有材幹者輙不次擢居是職蓋
用漢制也夫承流宣化而為民之師帥固一郡之頼以
安者也强焉而抑之弱焉而植之戚焉而休之曲焉而
直之有社稷山川之祀焉必思致其誠也有錢穀刑名
之出内輕重有造作徵需之紛糾雜糅焉必思致其公

與勤也令分其職於下而守總其任於上苟非其人則庶事弗集矣洪武十一年春有吉命中書守令不拘資格選材而任之王君德常爲禮部員外郎以材幹稱於是出爲韶州守韶雖居嶺表實昔賢張文獻公余襄公之故里而濂溪周先生過化之邦也流風餘澤猶有存者其民淳其俗簡政化之施者易入以德常治之吾知不待數月其報政之譽已聞於上矣聖天子嚴慶讓之典方伯郡守之來朝功者有以榮之過者有以愧之治

效之成正在今日德常化行於韶明年入覲其將承寵光也必矣故於其行叙此以為贈

送王德章之官保寧序

工部員外郎顔君碁謂弼曰王德章氏少與余同筆研秀爽而練達佳士也今年秋以有司之薦登名銓曹授保寧司庾人咸畀之德章竊自喜曰吾上世居蜀先壠在焉吾祖宦游江南遂占籍吴中吾不幸少孤藉先人之澤粗能樹立出游齊魯之墟僑居荏苒又數十載雖

欲歸吾里不可得於蜀則又以險遠故欲一至而無其因松楸之思戚戚於懷今茲保寧之行道經遂得瞻拜先壠實大幸也職之崇卑奚擇焉聞者賢其孝各賦詩以華之幸先生為之序嗚呼世之宦游者昔彼而今此或定居成桑梓焉則安於是而遂忘其故鄉矣眉山蘇氏惟老泉先生歸葬於蜀東坡潁濱二先生皆葬於汝子孫居江南者雖汝猶未一至矧蜀乎宜夫德章以獲道故里為幸也過家上塚烹肥擊鮮與一二族人追敘

宗盟談舊故百年之思一日之見其為樂當何如耶德章行矣司庾職在會計聖人固嘗不鄙而居之吾知德章必不容心於是也

送安陸學正劉謙亨序

洪武己酉夏某被徵赴京道溫陵獲識劉君謙亨於友中言簡而禮度氣和而神朗余固知為儁偉之士也別來且十年聞謙亨分教邑庠於弟子員多所成又喜善於其職也今年秋用有司之薦來京師銓曹試以經學

以謂校官以立師道必重其選於是謙亨得為安陸學正予觀君之儀矩足以為諸生之觀法君之文行足以為諸生之楷模其講授也必以周程張朱之學倡而明之吾知師道於是乎立矣昔者君子之教人也以身心師道之立者有其本也後世之教人也以口耳師道之不立者事其末也謙亨之教能以本為務則夫人材之造就風俗之丕變當自茲始安陸楚之故都昔稱夷俗然江漢之德化屈平宋玉之文風必有未泯者雖兵革

廢墜之餘謙亨能作興而變化之則今昔殆不殊也勉之哉

送國子聶莊歸省序

贛之寧都余友莊君仲慈嘗令其邑能以禮樂為教予聞而喜之洎余來京師獲見國子聶莊氏乃其邑生而為畏友黄君致吉之弟子員也言從而貌恭神冲而氣充知其善叩其學而無凡近之習也他日國子多就試禮部而吏部輒官之予每與較其文聶明春秋學而未

嘗一試焉夫有學而不求售於有司則不以小成為安而能立矣有入仕之途而不苟於進取則無競名之心而能廉矣立而知所以勉廉而知所以擇君子之道孰先焉聶之所以能如是者必其教之有自而學之有素矣吾觀今之仕者道未能信學未及優而汲汲焉寵榮聲利之是競雖獲一資半級而以貪躁取敗者衆矣聶真可與言哉聶在館二年思父母定省之久闕也以歸覲告國允之子於是又知生之學知所重也故為序以

道之庶俾學者有所勵焉

送蘇用賓歸里序

孟子嘗言君子之樂三一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係於天也二曰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係於己也三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係於人也余每讀此未嘗不掩卷而歎曰嗟夫俱存無故樂於家不愧不怍樂於身教育英才樂於天下是皆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茍皆有以得之其願足矣其為樂當何如信乎王天下之事有

不足與存於此也吾於友生蘇用賔氏固有以幸之又有以勉之矣漳之山水惟東南虎溪為最勝而士族蘇氏最嚴整用賔大父瑤溪公以詩禮為家訓三子皆雅飭質諒知學好禮至用賔兄弟及諸從昆弟襲芳趾美益以敦確清俊聞鄉閭化之郡府有知用賔者延于學俾訓郡庠子弟員用賔慨然曰某籍世積之休天錫之慶父母壽康兄弟具翕某幸知讀書竊有聞先儒之緒論惟思克已以免愧怍而未能也為教於人將何以哉

吾惟歸侍吾親以奉菽水斯至樂也廪食數月浩然以歸來言别曰敢求一言昔陽城為國子司業告館下諸生曰凡學所以為忠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蓋以忠孝為學則必以忠孝為教用賔分教郡庠雖於國子小大有殊然其心每在親則其所以行於已者是即所以教於人者也夫三樂一不易得而用賔殆兼有焉宜其為人之歆艷慕望而不容已也抑余聞三樂以無愧怍為本使吾胸中多所愧怍則雖處父母兄弟之間固

亦不得樂其樂雖得英才亦將何以為教而有此樂哉用賔其益敏於克己之功以至於心廣體胖則近而順乎親而有以樂一家之樂逺而及乎人而有以樂天下之樂矣用賔歸有日諸友咸賦詩以贈因書此以弁其端

送贈傅希說序

茍可以周己而施人者雖小道曲藝君子猶可與也藝莫貴乎周己昧於周己則失己矣道莫貴乎施人昧於

施人則失人矣小道曲藝尚然況理之大者乎廣信傅生希説弱冠知讀書其燭理也明長遊四方其閱事也察嘗從方仲釣先生游得六壬占法以十二時所值錯綜幹枝生尅推人禍福言輙竒中人神其術一日謂余曰窮達夭壽天之所命非今可移吉凶悔吝聖人所以示人使不迷其途以順受其正者也後世占卜之法雖不必盡出於易舉不外乎陰陽變化之理而已昔東方曼倩諸葛武侯皆用是占以決出處之疑吾非能窺其

微者庶幾行已之際知所修省以寡過耳古人之言亦非敢舍是以為說也余曰是非理之當然者與子之周已施人者固非局於小道曲藝也周已而不失已施人而不失人君子之所與者在是已子之游其有遇哉希說將為武林之行來求予言因書此以為贈

送李宗仁秩滿序

晉安李君宗仁以茂才入官長漳龍江書院教成東歸博陵林唐臣走送東湖之上酌之酒而贈之言曰士之

學也貴乎知道而仕也貴乎知職吾子讀朱子之書游朱子過化之地而典其祠事惓惓焉惟先哲之是景是慕規言規行恒恐有負其教殆庶幾於道矣廟堂之弊也起其頹而完其缺廪入繁寡能樽節他費而奉祭養士之用恒有羸焉於職蓋無愧矣夫必學而後仕未有不知道而能知職者也然道非一端愈進則愈高職非一事盡乎此必能盡乎彼而後可吾子年富力强道之所造職之所任非止是而已精粗本末理無一之不窮

則崇庳小大任無一之不精是故善學者觀其用力之初善仕者觀其施政之初令子有其初矣推是以往而能加勉以不替于厥終則聖賢之道可企雖廟堂之職亦舉此措之耳余困於學而拙于仕故敢以所難者為君勗也於是相送之友若干人咸請書之以華君歸遂不敢辭

送指揮龐侯之燕山序

國家於武臣必使其子孫世襲祖職勿替重報功也蓋

開國之始實賴諸將臣折衝禦侮之力以成開拓疆土之功功懋懋賞固其宜也凡世其職者念前人之勞思國家之報其自勉於己者宜何如耶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此竭力供職庶乎不墜於前而克裕於後也廬江麗君士正襲伯父職為中山衛僉事改武昌護衛左右楚王既復調燕山中護衛夫護衛之職上不輕以畀人也必素所親信然後授之君以世功襲爵為公侯腹心既親信矣故一秩三遷

于以見皇上恩眷特厚非尋常帶礪比也念前人之勞思國家之報正在今日勉之哉君年方富報於上者遠繼於前者大其鞠躬盡瘁以自顯庸於今為可卜矣故於其行書此以為贈

林登州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林登州集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　俊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羅翩遠

謄錄監生臣楊景猷

林登州集卷十二

明 林弼 撰

贈序

柴德善秩滿序

典史典一縣之史縣官若吏喉舌而領袖之民持牒訴於縣縣官必令吏即其幕議吏抱牘詣縣官署官目牘尾有典史署即署無他其或官與可否吏私出入典史

推事情證處律調甲信乙詘可否出入者不敢執意而必勝焉官庫而職要事專而務劇非得明練敏辯之士其能持法以惠下集事以獲上者盖鮮矣故世稱難官必曰典史而居是官者亦每病其責之難塞也三衢毕君德善以郡府吏及考典幕興化邑陋而民譁君曰邑雖陋吾獲上也以勤民雖譁吾惠下也以信吾無容心於陋且譁也行之一年上無譴訶下無謗讟再更漳浦號劇邑郡府誅求百出加以冦警兵興供億雜擾而君

一以所施興化者施之故譴呵未嘗至而謗讟亦不聞焉夫居難為之官任難塞之責而能持法以舉其要集事以專其劇非學有得者不能然也德善儒學飾吏知夫所以獲上惠下之本則推而行之天下皆將易而無難矣一邑云乎哉傳曰獲上本於誠易曰有孚惠我德德善其有能得於此者乎余固因毕君之達政而知儒者適用之學不可以厚誣也

唐君大年綜政龍溪序

予嘗論為政者通而不偏難乎其人蓋柔巽之士或任重之無力剛嚴之士或恵下之寡恩敏辯集事者患在持守之不固寛厚少文者慮乎施設之不周斯全材之難得誠古今之交病也若唐君大年於所謂不偏者其殆庶乎君以行省理問知事從軍南來會漳郡甫復令平章政事陳公以龍溪邑附郭地若民䝷他邑大以衆加之兵餘事劇非得賢官以涖之則將愈壅而不理遂檄君綜邑事而兼攝尹職予忝貳郡幕每得以公事相

從見其寬以惠下而鋤奸之必嚴也毅以任重而植善之能巽也灼事明而守益固吏不敢欺以私用法簡而施克周民莫敢違其令信乎其為通士而非一偏之寄者也今年春逃兵搆亂海壖螳斧蜩鋒侮我墉壑郡兵少不足殲賊逆焰愈熾君晝夜行城陴完樓櫓嚴巡邏察兵民之苦樂向背城西北偏舊有門曰小關地勢仄偪外山賊憑高内瞰往來者可人人數君白渊郡張侯士誠為連樓三層以與山敵而矢石雨下不得樹君令

以厚版為堵完則竝舉賊愕然不敢逼圍久不解守者稍怠君深慮生變為籍符遞官吏洎凡有役者更番直邏絡繹交屬黠僧若干人謀内應不得發兵民乏食具白總郡計口均給盡而復繼凡三發廪焉君度賊無他技即贊謀出戰夜作小關扉成撤塞出賊不意賊稍郤君亟開西門許重購士卒奮先斬級無算焚其巢壘蕩空既而分省兵至龍溪首當供億而民未至官君隨宜區畫籌糧扉屨兵甲什器無闕將士指曰是能神也尋

被檄選補民兵君分里定名數吏胥不能為奸民莫不感悅今夫世之仕者類以無忌為能善飾為廉簿書期會徵歛朘剥為勤其於民之利病猶秦人之視越人焉一遇事變則聲嗄氣讋舉措易常者比比也君能持寛猛之宜權張弛之變其所縕蓄有過人者青雲知己馳剡交薦行將脫州縣之勞與廟堂之政以錟銛於北方矣故喜而為書此

代唐大年贈王伯疇序

人能以一藝自名於世者百不二三名其藝而能以布衣之微草野之遠一旦聞姓名於九重之上者又千萬之什一也是豈特今人之所難亦昔人之所罕聞者也齊郡王君伯疇自其大父僑漳以儒明醫至君三世矣能以意知病因脈無異法藥無奇味投劑輙效諸醫自以為不及藩臣有知君者薦于朝中書特奏明仁殿以漳郡醫學教授之命下遠近歆豔以為一士之藝必聞于上于以見聖世之明賢無野遺而凡為士者患在

在吾術之未精不患有司之不明也時予忝閩省屬聞
君之名未及試其術也至正丙午奉省檄綜理龍溪邑
事劇而力獨瘴鄉攝生不易因得痞疾亟簡君至既切
脈曰病以勞勩失寢食致治之費數劑耳毋他憂翌日
藥效信予前聞之不誣今試之益驗也他日詢其治疾
之要則曰醫之用藥猶官之施政或攻或補猶威恩承
濟也當攻而不攻則適足以養疾欲求吾身之安何可
得也亦猶強梗之不鋤則惡將愈熾而善良不得業其

業矣噫古所謂上醫醫國意不外乎此予於伯疇之言非特知治病之要而併以得理民之要也使伯疇得試郡邑其所以利澤於人者將推而益廣矣故為書此以謝君之教且以志予忱云

贈黄伯仁吏滿陞府史序

余嘗謂吏之澤民也猶賢於官盖親民莫先於郡縣而郡縣尤親於吏吏尤親於官也官於民事多總裁至於推研事情權度法意甲信而乙詘陽舒而陰慘使民稱

平而不怨以病者皆吏之澤也若黄伯仁氏之吏可謂推澤以為利民非徒集事而已當長泰有警黄伯仁以招徠功得吏兹邑克贊官政創墉壑以扞外侮新廨譙以肅下望均役以税實税以田懲舊偷而穿窬息鋤宿奸而禁驁化復龍江贍士田若干畝平董仲亨等户婚積訟若干事至有拜浮屠祝其年者凡五踰歳滿役升郡府民祖送出城數百人羣造余曰願有言為我賢吏贈夫邑吏亦微矣是何得民之深也豈非余所謂澤賢

於官者哉民之心至神而公唯神也故莫不嚮善而背惡唯公也故莫不好善而惡惡伯仁氏以一邑吏之微知所以施於民而民知所以報之況於大吏之澤衆民者乎伯仁尚率是無易余將繼此而為民不一書也

贈龍溪尹鄧君朝陽政成序

龍溪漳負郭邑地若民眎他邑大以衆故其事繁難理上偪郡府政之所施類多掣喋不得遂兵興分藩再置事益繁而理益難矣誅求之百出牒訴之羣造規置失

則上譴至剖決滯則下讟興上官曰尹曷忘事乃事耶民曰尹曷不憂我憂耶尹周旋綏撫思所以獲乎上下者惴惴焉惓惓焉惟恐過之不栿澤之不流也故邑難其尹而尹者亦難於是邑也至正庚子乗輿駐上都選内外清望才諝之士若干人為京官守令清江鄧君朝陽與焉以南臺司倉改尹是邑至則詢民習與前政之所宜興革者去繁以為簡反難以為易民持牒至庭日數百人睚眦之爭尺寸之較輙成訟吏胥利為賄謀至

以牒多寡占賄贏縮君進民前曰訟爾利乎曰匪利曰然則奚為不忍小忿而以徵事煩尹耶若鄉里有耆民秀士能曲直汝矣無庸肥吏胥也民感服相告非不可平者不復來訟訟庭閴然值郡有警練民為兵先是令民數丁出粟贍壯夫一以應非常丁粟多寡鄉各不同民病焉君覈而均之率以十丁養一人規置饋餉舠艓督以給軍屢歷山海險弗憚也上官嘉獎事平君曰未可遽安是惟士習可移民習民不知親上死長之義而

驅之戰謂之棄民於是擇學行之士使為鄉師教以孝悌忠信之道而潛消於獷悍佻薄之習繇是士知本而民知方焉既而流移者復呻吟者起遊惰者知所務地無遺力而桑稻蔽野里有厚俗而弦歌化屋列邑慕而思之蓋君以問學之素措之於政本以推末原以達流故其游刃肯綮恢恢乎有餘地焉三年政成代歸民造君拜曰鄧父官命於朝吾民賤且遠不能告於上以留父願為民告新尹幸無易舊政以久為我利則猶父之

在邑也余聞而喜曰令而得民若此是豈特善政有以得於民哉蓋善教有以愛於民也古之所謂賢令者凡以愛民為心故慈惠惻怛為之就利避害惟欲民得所安而已君率是而施之宜其得民之心也孰謂龍溪果難理耶邑之士相與為詩歌以華君歸因摭其政之槩以為序

汪彥通辟掾序

江東汪君彥通業儒而飾吏其吏江東也以憲使周公

伯溫薦吏閩海也以僉憲鄭公彥昭辟旣遜而退僉憲
都公真公交舉之憲副張公師尹僉憲易公原道皆儒
者素知君又舉之僉憲速公黑公舉其能御史于公黄
公舉其廉憲府及考副帥黄公薦于江西閫吏僅數月
右轄羅公薦于閩南省掾夫年勞之積未遠而薦剡之
揚相望汪君何以得此於賢藩憲之臣哉豈不以君之
文墨議論為有裨於惟幄之謀模政理之布宣乎承平
選才莫嚴於風紀兵興薦士莫要於藩垣方庶務之孔

殷變故之橫作掾持法以守經度時以達權平立廟堂以與相臣相可否期在處置得宜中合事權掾之責亦重矣稱其責亦難矣彦通君文墨之富足以潤飾乎書檄議論之確足以輔成乎事功吾知其無負於掾無忝於藩憲諸名公之薦拔也然掾承佐官政者也事雖得與而不得專於己君循玆以往法當授七品官使其政出於己得行其志吾知君之設施者固不止是而薦舉之以任顯要者又非特數公而已也君得薦上閫省漳

大夫士咸有言以贈故余序此于卷端

黄君德明攝教序

異時稱閩中士風之美曰一閩二漳漳為郡小邉極南乃得與閩齒豈不以大賢之所過化鄉先生陳北溪王東湖之所講明以身心之學為禮義之化故能使士習為之丕變易浮華為沈實革陋薄為醇厚歷數百年流風存而未泯吾於泰邑之士猶有徵焉在他邑則皆莫之及也蓋能以學世其家矜重名檢不苟言行而無所

謂浮華陋薄之習若黃君德明實以是自勵人亦以是
而與之者也君嘗為監當官引去曰錢幣易污人邑有警
君倡民結堡里遂完邑學燬於兵久未建君言於令相
其役而新之學田沒黠民承邑檄而復焉賄不能奪也
君子謂德明蓋志有所不為而材足以有所為者適學
官抉選士攝席僉曰無踰德明君辭不獲則曰學之未
完某當効力錢穀出納幸無相干也肅奉祀事嚴程諸
生使民於禮義知所嚮士論翕然余聞而喜曰士風美

惡民風淳漓繫焉士者民之秀民之望傚焉者也今天下多故文教日驕士不知有身心之學民不知有禮義之化宜其風之不古若也君能於士風之素美者振而興之民風之淳余於令焉卜之矣邑諸生請余序為君贈余為書此不敢辭

贈長泰令鄧侯新政序

尚論感人之艱易惟在人推心之誠否耳夫苟誠以推心也則強者必抑弱者必植奸黠者必知所惕游惰嚚

訟者必知思所以自飭而顛連困窮之賤獲被其澤疾痛瘡痍之苦均得以蘇息矣其不誠者反是易曰孚于豚魚言誠之感物也矧人之同此心者乎長泰在漳邑為小其民則睎他民為譁元政既衰令非其人民不堪其虐輒且挺而起比冦平則民以殘矣既内附鄧侯廉首來作縣較其户則死而徙者十二三視其民則刀痕箭瘢膚體弗完不能業其業者又一二也慨而歎曰邑小而民殘吾將何以足供賦之常塞牧人之責以無負

上命之重乎乃綏撫招徠勸勉勞來移者以復仆者以起均傜而民力紓簡訟而吏弊祛鞭朴不施而税以時足事以期集邑中翕然值春旱秧不得蒔侯躬禱良岡山雨大作三日而後止諸里皆告足邑之士羣造余曰吾令賢令也願有述新政之美夫當昏濁之極獲覩天日之新而首政之令能惓惓焉以子民為心使之脫水火而居堂奥辭鑕斧而就袵席令之賜亦厚矣昔卓茂為密令於東漢之初勞心淳至視民如子民不忍欺豈

非誠感而誠應我侯推誠於民而感之之易故山川之神有禱而不違誠之所孚幽顯無間也余居鄰邑閒嘗與侯遊從而有以得其政於見聞也故因邑人士之請為序其槩

龍巖簿劉君新政序

營丘劉君彥璋來主龍巖簿未及三閱月士樂其有禮民信其能惠吏服其通練明決桀驁知畏而改行弊蠹廢墜以次而革舉邑中翕然余既聞之而異其感人之

速矣漳衛兵無居屋雜處民鄽郡府檄君營之至則鳩工委材分令諸里胥督其成先期而事集他郡蒞役者嘖嘖嘆其神速暇日訪余梅雪齋中容修而不矯論正而不勦向之所聞於是益信因記曩遊齊中周覽形勝羣山抗其西大海拒其東其人皆沈厚峭直敦禮好義太公之遺風蓋有存者君生於是而鍾其秀學於是而成其材亦嘗仕於是而善其政矣宜其設於一邑恢恢而無滯也昔者太公治齊三月而報政君特有得其要

者故於新政之施有以感於士若吏民之心如此然則及民之淺深固不可以在官之久近而槩言也余聞彦璋所與游者多偉人碩士青雲知己將必有棲其羽於上林之枝者枳棘固不能為鸞鳳留也故於其竣事歸邑書此以為贈

贈林子方序

國子助教髙君達善謂弼曰林君子方其醫之良者歟察病必知其源用藥必知其要不屑屑於古人之陳言

而惟以意求之或攻病而取速效或磨病以圖後功惟求其愈而已遲速則隨其宜而不與焉故能上被聖眷下慰人望子方亦可謂不負其業者矣去年春予被命使安南五月至其國瘴鄉暑道感觸既深去蒼梧秋氣稍涼伏暑内發體熱可炙手靖江王遣醫診視連進數劑熱雖稍退而泄痢作矣至京痢轉劇有旨命子方賜問既切脉曰君脉與症無大可畏然不可即治必漸消之則病根可除而他疾不生矣於是日服其藥閲兩月

而後愈余念其恩而難於自言也願借子言之重用為
子方贈嗚呼二氣交盪容有乖離而人之疾疢生焉醫
以濟之使夫乖者順離者合而疾疢以安其功用亦不
細矣然能察陰陽之變審三因九候之微者幾何人哉
此達善之德子方不能不為之嘖嘖稱道也弼曩以使
事兩至安南稔其山谿之險惡竹樹之蔽翳一遇災暑
則毒蛇猛獸之氣蒸而出林莽流而出澗谷雖水泉蔬
茹皆不可食及再至之日即不能食及道左江復染嵐

暑轉為傷寒既泄且痢或曰傷寒自痢醫家所忌前後
進醫數十皆罔效至韶已三月矣有醫曰尚有積也飲
予藥二劑痢稍緩羅某廬陵人固有得於醫之意者然
未若林君神且明也昔人以與相並言蓋爕理陰陽之
在是也林君真其人哉予與高君皆使安南而林君實
宗人也故為書此不辭君居姑蘇今為太醫院御醫云

贈陳執中序

青雲負海在昔擅魚鹽之利入國以來田賦既增而漕

運遼東道必繇之於是事始劇矣晉安陳執中用薦為吏部考功主事朝廷以萊之昌邑素號事劇輟其職出知縣事噫有地數百里民數千室邑宰視古子男亦足以行其志矣治劇有道寬簡以立志勤敏以涖事則裕而不擾執中優學以達政猶扁之斵輪慶之削鐻固不待勉而能也萊自禹貢已作牧矣今其地稱殷富吾知邑事為易集也君行矣他日名著循吏齊名太丘將於君焉卜之毋以古人為不可幾及

林登州集卷十二